

六十六

对死亡最初的惊荒，恐惧，挣扎与躁动过去之后，继而到来的是一片迷茫。你迷失在死寂的原始林莽中，徘徊在那棵枯死了只等倾倒的光秃秃的树木之下。你围着斜指灰朦朦上空的这古怪的鱼叉转了许多，不肯离开这惟一尚可辨认的标志，这标志或许也只是你模模糊糊的记忆。

你不是愿意像一条脱水的鱼钉死在鱼叉上，与其在搜索记忆中把精力耗尽，不如舍弃通往你熟悉的人世这最后的维系。你自然会更加迷失，毕竟还抱有一线生机，这已是非常明白的事。

你发现你在森林和峡谷的边缘，又面临最后一次选择，是回到身后茫茫林海中去，还是下到峡谷里？阴冷的山坡上，有一片高山草甸，是杂稀疏灰暗的树影，乌黑嶙峋处该是裸露的岩石。不知为什么阴森的峡谷下那白湍湍的一线河水总吸引你，你不再思索，甩开大步，止不住跑了下去。

你即刻知道再也不会回到烦恼而又多少有点温暖的人世，那遥远的记忆也还是累赘。你无意识大喊一声，扑向这条幽冥的忘河，边跑边叫喊，从肺腑发出快意的吼叫，全然像一头野兽。你原本毫无顾忌喊叫着来到世间，尔后被种种规矩、训戒、礼仪和教养窒息了，终于重新获得了这种率性尽情吼叫的快感，只奇怪竟然听不见自己的声音。你张开手臂跑着，吼叫，喘息，再吼叫，再跑，都没有声息。

你看见那湍白的一线也在跳跃，分不清哪是上端哪是下方，仿佛在飘摇，又消融在烟云之中，没有轻重，舒张开来，得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解脱，又有点轻微的恐惧，也不知恐惧什么，更多是忧伤。

你像是在滑翔，进裂了，扩散开，失去了形体，悠悠然，飘盈在深邃阴冷的峡谷中，又像一缕游线，这游丝似乎就是你，处在不可名状的空间，上下左右，都是死亡的气息，你肺腑寒，躯体冰凉。

你摔倒了，爬起来，又吼叫着再跑。草丛越来越深，前去越加艰难。你陷入灌丛之中，用手不断分开枝条，拨乱其间，较之从山坡上直冲下来更费气力，而且需要沉静。

你疲惫极了，站住喘息，倾听哗哗的水声。你知道已接近河边，你听见漆黑的河床中灰白的泉水汹涌，溅起的水珠一颗颗全像是水银闪闪发亮。水声并非哗哗一片，细听是无数的颗粒在纷纷撒落，你从来没这样倾听过河水，听着听着居然看见了它的映像，在幽暗中放光。你觉得你在河水中行走，脚下都是水草。你沉浸在忘河之中，水草纠缠，又像是苦恼。此刻，一无着落的那种绝望倒也消失了，只双脚在河床底摸索。你踩着了卵石，用脚趾扒紧。真如同梦游，在黑幽幽的冥河中，惟有激起水花的地方有一种幽蓝的光，溅起水银般的珠子，处处闪光。你不免有些惊异，惊异中又隐约欢欣。

随后你听到了沉重的叹息，以为是河水发出的，渐渐辨认出是河里溺水的女人，而且不止

一个。她们哀怒，她们呻吟，一个个拖着长发从你身边淌过，面色蜡白，毫无一点血色。河水中树根的空洞叫水浪拍打得咕噜咕噜作响的地方，有一个投水自尽的女孩，她头发随着水流的波动在水面上飘荡。河流穿行在遮天蔽日的黑 的森林里，透不出一线天空，溺水的女人都叹息着从你身边淌走，你并不想拯救她们，甚至无意拯救你自己。

你明白你在阴间漫游，生命并不在你手中，你所以气息还延续，只出于一种惊讶，性命就悬系在这惊讶的上一刻与下一刻之间。只要你脚下一滑，脚趾趴住的石头一经滚动，下一脚踩不到底，你就也会像河水飘流的尸体一样淹没在冥河里，不也就一声叹息？没有更多的意义。你也就不必特别留心，走着就是了。静静的河流，黑死的水，低垂的树枝上叶子扫着水面，水流一条一条的，像是在河水漂洗中被冲走的被单，又像一条条死狼的皮，都在这忘河之中。

你同狼没有多大的区别，祸害够了，再被别的狼咬死，没有多少道理，忘河里再平等不过，人和狼最后的归宿都是死。

这发现令你多少有些快活，你快活得想大喊一声，喊叫又没有声音，有声音的只是河水里咕嘟咕嘟拍着树根下的空洞。

空洞又从何而来？水域漫无边际，并不很深，却没有岸边。有个说法，苦海无边，你就在这无边的苦海中荡漾。

你看见一长串倒影，诵经样唱着一首丧歌。这歌并不真正悲痛，听来有点滑稽，生也快活，死也快活，这都不过是你的记忆。遥远的记忆中来的映象，又哪有什么诵经的唱班？细细听来，这歌声竟来自苔藓底下，厚厚的柔软的好柔软的苔藓起伏波动，覆盖住泥土。揭开一看，爬满了虫子，密密麻麻，蠢动跑散，一片令你恶心的怪异。你明白这都是尸虫，吃的腐烂的尸体，而你的躯体早晚也会被吃空，这实在是不怎么美妙的事情。